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楊家將 第三十四回 宗保遇神授兵法 真宗出榜募醫人

卻說北番聽得宋君親到，韓延壽與椿岩議曰：「宋君車駕親來，還當具奏，請君後車駕亦來監戰，則諸將知所尊命，可建大功。」岩曰：「此言正合我意。」延壽即具表，差人入幽州奏知。蕭后得奏，與群臣商議。蕭天佑奏曰：「陛下此行，乃圖中原之大計，勿阻其請。」後大悅，因令耶律韓王監國，蕭天佑為保駕，耶律學古為監軍，即日駕離幽州，大軍浩浩蕩蕩，望九龍谷而來。韓延壽等接駕，奏知宋人不識陣勢及宋帝親征之事。后曰：「卿等各宜用心建功，若得中原，高職寡人不吝也。」延壽拜命而退。蕭后立營於正北。分遣諸將翌日見陣。平明鼓罷三通，正南宋真宗車駕擁出，將佐齊齊擺列前後，對壘蕭后亦親部軍而出，遙見黃霧下真宗高坐馬上，看陣。蕭后跨著紫驊騮，立於褐羅旗下，高叫曰：「宋君一統天下，尚有不足，屢欲圖我山後九郡。今來決一雌雄，若破得此陣，山後盡歸宋朝；不然，還要平分天下。」真宗厲聲答曰：「汝陋夷之地，縱歸獻於朕，朕亦無用處。量此陣又有何難破！」言罷，抽身還營。蕭后亦退。

帝回至帳中，召諸將議曰：「朕觀其陣，變化極多，卿等不能識之，將何為計？」六使奏曰：「臣父在日，嘗言：『三卷六甲兵書，惟下卷難曉，皆是陰文妖道之術。想此陣必出於下卷。臣母或聞其詳，乞陛下召來問之，或可曉其陣。』」帝大悅，即遣呼延顯齋救命一道，星夜前去。顯領旨，逕赴無佞府見楊令婆，宣讀聖旨曰：

朕以御駕北征，適因番兵排下一陣，陰陽變化，軍中莫測；且番人口出不遜，必欲與朕爭衡。朕立意要破此陣。惟夫人久在太原，得先令公之指示，當明其竅，特來宣召。聞命之日，即隨便至，以慰朕懷。

令婆拜受命畢，款待天使，因問陣勢之由。顯答曰：「前日聖上因與蕭后對陣，言語頗厲，故來宣取大駕，立待回奏。」令婆曰：「明日即行。」呼延顯辭出。次日，令婆吩咐柴太郡曰：「聖上來宣，只得赴命。勿使宗保知之。」太郡領諾。天使催促起行，令婆整點齊備，與呼延顯離楊府，逕望幽州而去。

適宗保打獵回來，因問：「令婆何往？」太郡曰：「入宮中見宋娘娘，有國事商議，數日便回。」宗保懷疑，逕進城中探問。遇守北門軍校問曰：「曾見令婆過此否？」軍校答曰：「侵早與天使赴御營去了。」宗保聽罷，亦不回府，勒騎隨後趕來。一路問信，皆道過去已久。看看天色將晚，宗保一直行去，不想走差路徑，來到荒僻處，全沒人煙。宗保大驚，欲待要再走，夜深月黑，莫辨路途。

正在慌間，忽見谷中透出一點燈光。宗保隨光影近前，見一所大房，似廟宇之狀，遂拴了馬，連叩數聲。裡面有人開門，引宗保進入，見一婦人，坐於殿下，兩邊儀從，極是雄偉。楊宗保拜於階下。婦人問曰：「汝乃何人？夜深至此？」宗保道知本末，且言因與令婆走差路至此。婦人笑曰：「汝令婆赴軍中看陣，如何識得？」因令左右具飲食，款留宗保。宗保亦不辭，開懷食之。卻是紅桃七枚，肉饅頭五包。食畢，婦人取過兵書一本，付與宗保曰：「吾居此間，近四百餘年，未嘗有人至此，今君到此，乃夙緣也。汝將此書下卷熟玩，內有破陣之法，可去扶佐宋主，降伏北番，作將門萬代公侯，不失為楊家之子孫矣。」宗保拜而受訖。婦人令左右指教宗保出路。天色漸明，左右曰：「此去一直之地，便是大路。」言罷而去。宗保在馬上且驚且疑。出得深山，恍然人境。問居民：「此是何處？」居民指曰：「前一座大山，乃紅累山，內有擎天聖母廟，多年荒廢，基址尚在。」宗保默然曰：「凡事不偶，此真乃奇遇也。」遂取出兵書玩之，熟讀詳味，不勝歡喜。後人有詩贊曰：

英雄何幸有奇逢，一本兵書術竅通。

此去定教扶聖主，將軍真可倚崆峒。

卻說楊令婆隨天使到御營中，朝見真宗。真宗賜慰甚厚，道知北番所佈陣圖之事。令婆曰：「臣妾先夫，曾留下兵書一冊，未知此陣載得有否？容臣妾與六郎出陣觀視。」帝允奏，令婆辭退。

次日，率六使及眾將登將台觀望其陣，但見刀兵隱隱，殺氣騰騰，紅旗動處，變化無窮。令婆細看良久，取兵書對之，不識在那款中。下得將台，謂六使曰：「此陣莫道我等不曉，就是汝父在日，亦未見也。」六使曰：「似此如之奈何？」令婆曰：「我楊門不識此陣，他人愈難曉矣。」正在憂悶間，忽報宗保來到。六使怒曰：「軍伍之中，他來何益？」道未罷，宗保已進帳前，見父怒氣不息，乃曰：「爹爹莫非為陣圖不識而煩惱乎？」六使曰：「汝勿妄言，好好回去，免受鞭笞。」宗保笑曰：「我回去無妨，誰人來破此陣？」令婆聞其言，喚近身邊問曰：「汝曾見此陣來？」宗保曰：「孫兒頗識陣圖，試往觀之，自有定論。」令婆遂令岳勝、孟良等保他登將台看陣。岳勝得令，引宗保登將台。

[宗保]盼望良久，顧謂岳、孟曰：「此陣排得極巧，只可惜不全，破之甚易。」岳勝、孟良等驚問曰：「御駕前將帥雲集，無一人敢正視此陣者，小本官何以識之？」宗保曰：「且回軍中細說。」眾人下了將台。岳勝入見六使曰：「小本官深明陣法，言破之甚易。」六使笑曰：「休聽他胡語。」岳勝即出。宗保見令婆，道知陣圖可破之故。令婆曰：「汝既能破，且問此陣何名？」宗保曰：「說起此陣，非等閒之比。自九龍谷正北布起，直接西南一派，都是按名把守，內有七□二座將台，築開兩道，路路相通，名為七□二座天門陣。靠右側黑旗之下，陰陰杳杳，日月無光，乃吞迷敵人之所，埋得孕婦在此，更為慘毒。此一處頗難破之。其外，尚有不全處：中台玉皇殿前，缺少天燈七七四□九盞；青龍陣下，少了黃河九曲水；

白虎陣上，少了虎眼金鑼二面，虎耳黃旗二張；玄武陣上，欠珍珠日月皂旗二面。是幾處，待孫兒依法調遣，破之如風掃殘雲，霎時即消，有何難哉？」令婆大驚曰：「吾孫何處得此妙訣？」宗保不隱，將所得兵書之事道知。六使聽罷，以手加額曰：「此主上之洪福，使汝得此奇遇。」

次日，六使進御營，道知其陣名，具言有不全之處，破亦容易。真宗大悅曰：「既卿能識其陣，當以何日進兵？」六使曰：「待臣子與宗保商議。」帝允奏。六使出到軍中，喚宗保計議。宗保曰：「彼以干支相剋之日佈陣，吾當以干支相生之日破之。」六使然其言，下令諸將聽候。

不想真宗駕下王欽，私以陣圖不全消息，遣人漏夜入番營報知。韓延壽接得大驚，急入奏蕭后。蕭后曰：「似此如之奈何？」延壽曰：「陛下可宣呂軍師問之。」後即降敕，宣呂軍師入帳中問曰：「卿排下其陣，緣何有幾處不全？」呂軍師自思：「彼軍中亦有識此陣者。」乃奏曰：「果有未全，待臣按法添起，縱使軒輊復出，亦不能破矣。」后曰：「卿宜早設，勿使敵人測破。」呂軍師出到場中，下令於玉皇陣上添起紅燈；青龍陣上開起黃河；白虎陣內左右建起二面黃旗，當中設立金鑼二面；玄武陣上豎起日月旗。分佈齊備，已成全陣。正是：

只因奸賊通謀計，惹起干戈大會垓。

卻說楊六使分遣諸將，並依宗保指揮。擇定其日，奏帝出師。帝聞奏，下敕各營並進。宗保復引岳勝等登將台觀望，見天門陣布全，無路可入，叫一聲苦，跌落台下。岳勝大驚，連忙扶入帳中，報知六使，急令人救醒，問其緣故，宗保曰：「不知誰泄了天機，使番人知之。今陣圖添設完全，除是真仙下降，乃能破矣。」六使聽罷，昏然悶絕。眾人近前扶起，不省人事。令婆放聲大哭，眾將著慌。宗保曰：「令婆且慢啼哭，可請八殿下來計議。」令婆乃收淚，著人請得八殿下來到，令婆道知其由。八王曰：「既那馬有事，待奏知主上商量。」即辭令婆，入見帝，奏知六使得疾之由。帝驚曰：「若使延昭不起，朕之江山奈何？」八王曰：「陛下須出榜文，招募名醫，先救好延昭，然後議出兵。」帝允奏，即出下榜文，掛於轅門外。

次日，軍校來報：「有一老翁揭取榜文。」帝宣醫人進於御前問曰：「卿何處人氏？」老翁答曰：「臣居蓬萊，姓鐘名漢，人

稱為鐘道士。近聞楊將軍為陣圖得病，臣特來救之，又解破陣之法。」帝見鐘道士一表非俗。自思：「此人必有廣學。」乃令鐘道士往視六使病症。鐘道士回奏曰：「臣能救治。」帝問曰：「卿選用藥醫，用針灸乎？」鐘道士答曰：「臣觀其症，陰氣傷重，只須用二味藥品。」帝曰：「卿試言之。」道士曰：「須要龍母頭上發，龍公項下須。得此二味來，可療其病。」帝曰：「二味藥出何處？朕好使人求之。」道士曰：「龍須不必遠取，只在陛下可辦。龍母頭上發，須問北番蕭太后求討。」帝曰：「蕭氏朕之仇人，那裡去討？若有他藥代得，願出重金買辦。」道士曰：「偏要此品來，則可下藥。」八王奏曰：「延昭部下，皆能乾之人，陛下出旨道知，或能有人求得者。」帝允奏，令鐘道士且退。即著六使部下前去取藥。令婆聞旨，與岳勝議曰：「此物可討，只是難得機密人前去。」岳勝曰：「敢問老夫人有何計策？」令婆曰：「向聞我第四子改名木易，為蕭后駙馬。若有人通知其由，必能求得。」岳勝曰：「惟孟良最機密，可乾此事。」令婆即召孟良，令其前往。